

DUKU

读库

1006



DUKU

读库

1006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006/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33-0177-0

I. ①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1) 第000271号

读库1006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8441372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925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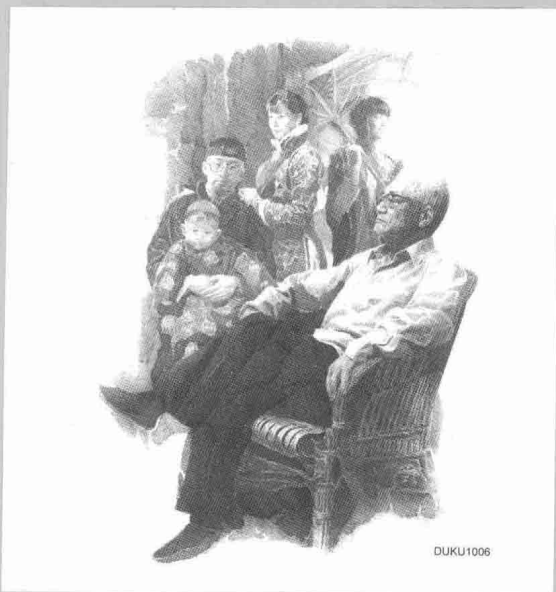
印 张: 20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77-0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巴金和他笔下的人物 李晨 绘

编号: 1006

DUKU1006

2010.12.6

DUKU1006 · 目录 ·

01-45	小河传奇	南香红
46-103	私人编年史：我的1966	肖 逢
104-114	倒爷	大 力
115-126	红的	逸文 (Evan Osnos)
127-140	仓央嘉措圣歌五十四首	龙 冬 译
141-173	大国民·小时候·小事情	邓康延
174-228	疯狂的1926	赵 瑜
229-284	漫邮记：古典之美	谭夏阳
285-300	淫秽作品与言论自由	何 帆
301-317	野生动物在长春	史 航

小河传奇

南香红

当小河人穿越时空隧道与我们相见时，我们才得知：人类文明还曾有过这样一种样式，人们还曾这样活过。

但是小河在给我们答案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无尽的疑谜。



小河墓地在一片低矮的沙丘之中显得高耸而挺立。小河墓地的沙丘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长时间以来一层尸体一层沙，一层沙一层木桩堆垒起来的。也就是说，小河墓地完全是一座坟山。

楼兰人（小河人）沉浸在他们的最后睡眠中，一切都忠实地汇入了死亡。亲属们为他们准备了阴间的给养和维持以往人间生活的一切象征性物品。数不尽的风暴在他们头上呼啸，在宁静的夜幕下，永恒的星河就高高悬挂于头顶，每一个夏季，火一样燃烧的太阳都会照射在他们的躯体上，他们如此幸运地得以长时间拥有着一个和平的安息地，直到某一天，有陌生人来到这里，才搅扰了他们不醒的长眠……

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

2003年初冬，罗布泊一个无风的早晨，小河墓地。大漠无声，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

一座船形棺木正在开启。紧绷在棺木上的牛皮断裂的声音沉闷而含着力量，像从幽深的海水里传出的某种震响。“那声音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我感觉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那是历史从三千八百年走来的脚步声。”曾在现场开启棺木的小河墓地考古队队长、新疆考古所原所长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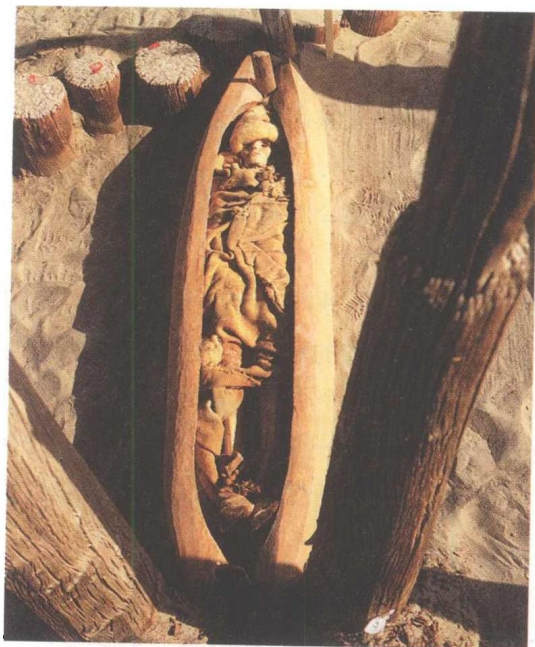
一个微笑从棺木中传上来，一个凝固而永恒的微笑。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脸。

这是一具年轻女性的木乃伊，头戴尖顶毡帽，微闭着双眼，眼睫毛像一排幼松似的挺立着，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沙尘。

这是一个具有欧洲白种人特征的美人，她让人想起七十年前贝格曼向人们介绍的“神秘的微笑公主”。这是小河墓地编号为M11的墓葬，七十年前历史的一个生动细节竟然重演。

1934年，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向西方世界介绍他在中亚腹地的惊世发现——来自于中亚腹地小河墓地的一位“神秘的微笑公主”：“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这具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千八百年的女性面部神圣端庄的表情让贝格曼无法忘怀，他把她称作“微笑公主”。他动情地写道：“这位微笑公主已经傲视沙暴多少个春秋，聆听过多少次这死亡殿堂中回荡的



小河墓地编号为M11的墓葬出土现场。



这是一个具有欧洲白种人特征的美人。

风呼啸！而又是在什么时候，她面对明亮、燃烧的太阳，永远合上了双眼？”

作为斯文·赫定组织的西北联合考察团的成员，贝格曼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沙漠里发现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贝格曼把它命名为“小河墓地”。但是微笑公主在惊世一现后，就又沦入沙漠。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它。

小河的秘密远远没有揭开，当年贝格曼只进行了十二座墓的考古，带回瑞典二百多件文物。他描述的那位小河公主的微笑，神秘而又虚幻缥缈，人们因为无法再次找到这个小河墓地而怀疑其真实性。

七十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又一位“小河公主”在考古工作者眼前微笑时，小河——这个让世人牵挂猜度了半个多世纪的墓地，终于开始揭开重重疑谜。

200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在这个冬天，新疆考古所维吾尔族所长伊弟利斯率考古队进入了沙漠：“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熟读了七十年前贝格曼写下的考古报告《新疆考古记》，每个人都被小河公主的微笑感染，我们知道小河所包含的人类文明之谜将由我们亲手揭开。”

魔鬼守着的一千口棺材

1934年初夏，贝格曼考古队行进在塔里木盆地的罗布荒漠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个被称为“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考古队是5月30日从营地出发的，此时他们已经渡过孔雀河，在沙漠里转悠了十五天。

贝格曼是斯文·赫定选中的考古学家。这一年，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界、商界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在中亚腹地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察，这是斯文·赫定探险生涯中最后一次到中国西北，也是西方探险家最后一次来西北考察。

行走于罗布荒漠，对于斯文·赫定来说尤如一次郊野狩猎，他是这

片荒原中的猎手，所以当他一听说“一千口棺材”，立即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罗布人奥尔得克简直就是斯文·赫定的福星，当年就是他领着斯文·赫定发现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一千六百多年的楼兰古城。

在斯文·赫定离开中国三十三年后，奥尔得克已经变成了七十二岁的老人，但他一直在等着斯文·赫定，要告诉他自己的一个重大发现：在孔雀河尾间的荒漠中，他发现了一座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那是谁也也不知道的地方，伊比利斯（魔鬼）守着它，任何靠近它的人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塔克拉玛干现在是一个死寂荒凉的世界，但是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震惊西方世界。消失了一千六百年的楼兰古城重新浮出、米兰废墟壁画里的有翼天使、尼雅废墟里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形象……它们为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西方探险考古学家换来了不朽的功名，这使西方世界第一次得知西方文明曾经传播到了如此遥远的亚洲腹地。

“一千口棺材”，斯文·赫定立即如猎人般兴奋起来。他对奥尔得克的品质深信不疑，罗布人是从来不会说谎的。于是贝格曼的队伍离开斯文·赫定，进入了孔雀河下游。

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他们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按奥尔得克指定的方向，应该是在库姆河（孔雀河的一个支流）以南地区，但渡过库姆河之后贝格曼发现，这里的原野布满了雅丹、沙丘和怪柳墩，就像一个巨大的迷魂阵，在这样的地方寻找一个固定地点谈何容易。

“这很难说是他的责任。”第一次的努力失败后，贝格曼还挺大度。但奥尔得克的第二次尝试失败后，事情就变得难以让人忍受。贝格曼发现他们在原地打转，走了一上午，到达的竟然是昨天曾经来过的地方，一个小湖湾。奥尔得克说再向南走，走到下一个小湖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墓地了。“他显得神情不安的样子，回答关于墓地的问题躲躲闪闪，含糊其辞。”

晚上，奥尔得克突然从梦中惊醒，说是看到了可怕的幽灵。第二天的奥尔得克开始一个一个地讲故事，他说，那座坟山已经消失在新形成的湖泊中，再也找不到了；又说那是一个有“伊比利斯”出没的地方，这使他不忍领任何人去那里。

“我开始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他是否真的去过那里。”
贝格曼写道。

或许是天意，考察队意外地拐向了一条库姆河的支流，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贝格曼随口把它叫做“小河”。

小河宽只有二十米，流速很低，当经过平坦的荒漠时，就形成了一系列由芦苇和怪柳环绕的小湖。贝格曼到达的时候，小河可能刚刚复活，因为在它的两岸没有高大的活着的胡杨树，也没有枯死的乔木。这条河究竟流到了哪里，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考古队沿着小河边测量绘图边前进。这时已是6月2日，沙漠里的天气变得特别热，所有的人都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周围的牛虻闻味而动，追着人不放，当时的感觉是“可怜的人们几乎要发疯了”。

就在这天傍晚，奥尔得克就像走进了梦境，他迷迷糊糊地张望着，谛听着，久久地凝望着一个小山包一言不发，而此时人们都在忙着搭帐篷，准备晚上的营地。突然，奥尔得克指着那个山包大叫：“那……就是它。”

“沿着北北东方向，穿过低矮的沙丘，又走了整整五公里路，他领我们到达了一个覆满沙子的圆山前。山顶满是长长的木桩，如同一片森林——这正是我探索的目标，自四月中旬听说以来就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不去。我把它编作五号墓地，这是罗布荒漠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贝格曼写道。

小河墓地在距河水四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小山包上，它就像一个地理坐标，兀立于沙漠之中，四野景色单调，两米多高的新月形沙丘一波波涌向天际，几座孤零零的怪柳墩荒凉岑寂。

“小山的表面，特别是山坡上，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弯曲的厚木板，不论走到哪里，脚下都会绊到久经岁月摧蚀的人骨、被肢解了的木乃伊和厚毛织物碎片，一些木乃伊有黑色长发和保存完好的面部，而另一些鬼一样龇着牙的颅骨，面上则覆盖着已经变黑了的皮肤，这个墓地给人一种阴惨可怕和难以置信的感觉。”贝格曼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情景。

小河墓地在贝格曼眼前一现之后，再次沉入沙漠。随着岁月的流

逝，人们甚至无法判断贝格曼描述的那个神秘公主的微笑是否真实。尽管贝格曼关于小河发现的《新疆考古记》于1939年出版，《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联合考察团报告书》到1982年出版，达到了五十四卷的宏大规模，但却没有人能够再一次找到小河。

小河再现

2000年12月11日，五峰骆驼、十个人，梦游一般地行进在高大的沙丘之间。新疆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炳华和一个摄制组，带着水、食品徒步寻找小河。正如当年一样，这支队伍同样受着风暴、饥寒、劳累折磨，同样心中萌生着迷惑和怀疑。

王炳华的骆驼上驮着六十六年前贝格曼的考古报告，身上装着贝格曼当年绘制的路线图，手里拿的是现代化的卫星定位仪。按理说，这样先进的仪器要比当年的奥尔得克厉害得多，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小河，更不见小河墓地。

在最后的时刻，王炳华也产生了犹疑：“晚上睡在零下二十多度的荒漠里，喝带冰的矿泉水，吃干硬的馕，步行到第三天，我曾经有过动摇，身畔连绵起伏的沙丘无边无际，沙峰相对高度总有二三十米，我们每走一步都自然地，无法克制地退半步”；“我们整整花了九十六个小时，唯一可帮助我们把握前进方向的，是卫星定位仪，凭着它我们不停地调整方向，并随时捕捉每一点有用的罗布荒漠的历史文化信息。”

越往前走，生命的气息就越少，渐渐枯死并倾倒在地的粗大胡杨、稀稀落落的红柳在慢慢减少，偶尔可见的兽迹也完全消失，周围的沙山高大而连绵起伏，小河墓地杳无踪影。

一场冬日的暴风猛起，飞沙弥漫，太阳在瞬间变成了黑的，“昏沉沉的天伴随着每个人的脚步，越走越慢，愈来愈艰难”。

根据测算，墓地可能还在三十公里外，这已是寻找的第四天，干馕和冰水已经所剩无几，再往前走，能保证整个队伍安全走出沙漠吗？“再坚持三个小时，就三个小时，不行就往后撤，我咬着牙做出了决定。就是

这珍贵的三个小时的坚持，第四天中午，小河墓地出现了。”王炳华说，“虽然时间已流逝了六十六年，但小河墓地总的形象并未显出什么大的变化，依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呈现在世人面前时的样子。”

小河墓地在一片低矮的沙丘之中显得高耸而挺立。在四公里之外王炳华就发现了它。在他的高倍望远镜里，小河墓地浑圆而巨大，它的顶部似乎有一片很密的死胡杨林。这使它不同于一般的沙丘。当年贝格曼远远望见这些胡杨木的时候，以为是因为过近的树距使得这些树互相支撑没有倒下。很快他就搞清楚了那不是树林，而是一些矗立的木柱，它们密密地插在沙丘的顶部，强烈的沙漠风暴和烈日已经使它们顶部爆开了花，但它们依然挺立。

王炳华止住了所有人的脚步，他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和视点先围着墓地转了一圈，留下没有扰动前的影像资料，然后走上沙丘。“墓地沙丘上，层层叠叠、错乱散落的是难以尽数的弧形棺木板，它们大小不一，厚薄不同，粗略统计，总数当在一百四十具以上。部分白骨、



墓地沙丘上，层层叠叠、错乱散落的是难以尽数的弧形棺木板。部分白骨、浅棕色毛发的儿童干尸、尖顶毡帽、裹尸体的粗毛布、草编小篓散落在棺板之间。

浅棕色毛发的儿童干尸、尖顶毡帽、裹尸体的粗毛布、草编小篓散落在棺板之间”。

在墓地北边一百米处，驼工发现了一具保存基本完好的木雕像，雕像是女性，高一百四十厘米，王炳华立即想到贝格曼当年发现的那具高一百四十三厘米的男性雕像。墓地当年曾经竖着很多男女木雕像，他们是守护墓地的神吗？

小河归来，王炳华来到北京大学，向世人刊布了重新发现小河墓地的消息。

在对小河墓地正式发掘后，2007年1月的《新疆文物》杂志刊出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正式考古报告，这份报告以下列文字对小河墓地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描述：“小河墓地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荒漠中，东距楼兰古城约102公里，西南距阿拉干36公里。地理坐标：北纬40度20分11秒，东经88度40分20.3秒。海拔高度823米”；“墓地位居小河东4公里的一个椭圆形的沙山上，东西长74米，南北宽35米，高7.75米，墓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2002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小河墓地的调查工作，调查中试掘墓葬四座。2003年12月，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开始，至2004年3月，发掘墓葬三十三座。2004年9月至2005年3月，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发掘墓葬一百三十座，最终完成对整个墓地的全面发掘。通过四个年度的近十个月的田野工作，小河墓地共发掘墓葬一百六十七座，出土文物数以千计”。

自2002年底至2005年的三个冬天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古工作只能在冬天进行，因为这个季节沙漠里很少刮风，气候虽冷但不会有因炎热而带来的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将一座沙山全部揭露开来，但这仅仅是小河墓地墓葬的一部分，还有大约一百六十多座墓葬惨遭自然破坏和人为盗掘。三十多具完好的古尸标本和小山似的遗物，全部运回到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考古所院子里，用严实的篷布遮盖起来，等待着学者们的整理和研究。

至2007年6月，小河墓地遗存的室内整理才进行到2003年的发掘成果，后期的研究还有待进行。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古工作只能在冬天进行，因为这个季节沙漠里很少刮风，气候虽冷但不会有因炎热而带来的生命危险。

红色的死亡殿堂

小河墓地出现在新疆考古所所长伊弟利斯眼前。这是在贝格曼之后来到这里的第二支正式的考古队伍。

“真是一座死亡的殿堂。”伊弟利斯感叹道，“我们很快就发现，小河墓地的沙丘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长时间以来一层尸体一层沙，一层沙一层木桩堆垒起来的。”

也就是说，小河墓地完全是一座坟山。

“墓地被破坏得相当严重，当年贝格曼看到的已经不是小河墓地的原生态，而我们看到的更惨烈。”

考古队首先做的是把那些原是棺木的弧形木板捡拾到一处，一数是

二百七十八块。被抛出棺木的尸体都变成了头颅和肢体的残骸，东一块西一块，无法拼凑在一起。

小河墓地留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墓地的沙山上密密麻麻矗立的多棱形、圆形、桨形的胡杨木桩。这些木桩大约有一百四十多根。高大的还直立着的木柱有一百多根，它们大都高达四米多，并且极为粗壮。它们都被人加工过，砍斫成了多棱柱，从七棱到十一棱不等。

密密麻麻的多棱体立柱中间，杂立着一些粗矮的木头，它们被精心雕成长卵形，木头的顶部被加工成圆卵形，浑圆的线条和多棱柱直线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蕴。墓地中央的一根棱形立柱特别粗壮，考古学家移走沙子向下探寻它的根部，发现它竟然有五米高。

还有一种最耐人寻味、也最让人费解的木头是宽大的桨形。它们有的扑倒在地，有的还立在那里，让人难以猜度它的真正用途。那是一种极度夸张的桨形，它的宽度远远超过人们印象中的桨，而且，它的上方通常被涂成黑色，下方是血红色，在红色的部位刻画着数道横向的装饰纹。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它是生活中的船桨。贝格曼也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他不得不抛开“何以如此之宽”的疑虑，断言“不管怎么说，这些桨形物表示着埋葬在这里的人们生前经常划桨”。



小河墓地留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墓地的沙山上密密麻麻矗立的多棱形、圆形、桨形的胡杨木桩。

为什么要把如此多形状の木桩立在沙丘上面？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贝格曼让人们猜测的眼光沿着柱子一直向上，他认为立柱上面可能会有屋顶，至少，一些立柱上应该有屋顶。他推断，这些屋顶一定是芦苇之类的材料建成的，并且在很久以前就被风吹离了。

当伊弟利斯的考古队将整个墓地翻开之后，才恍然大悟，贝格曼的猜测完全错了。正确的思路是要将目光向下，向着那沙子深处的坟墓。

“当你把沙子移走时，令人兴奋的景象出现了，那些被太阳晒得苍白被厉风撕开了花的木柱的下面，全部都是红色的，它们被赭石染得通红。”它们不是用作建造屋顶的柱子，它们是死者所拥有的高大的纪念柱，一根柱子下面就是一座墓葬，男女性别不同，拥有的柱子的形状也不同。

这个结论出乎意料又令人匪夷所思，他们要纪念什么？是曾经鲜活的生命，还是一生的功绩？高大的立柱通体都被涂成了红色，现在看到的露出沙子的柱体，上面的红色已经被风沙剥蚀全无，而一旦揭开沙子，红色便鲜艳如新地暴露出来。

当年贝格曼也注意到了这刺目的红色，他把它称为“红色的死神立柱殿堂”：“看来这死神的立柱殿堂，曾经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红色之中。人们将这些木质纪念物涂成红色，对魔法的敬畏肯定大于对美学的追求。红色是血的颜色，即生命的颜色。”

这是一种极其神秘的丧葬形式，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死者？伊弟利斯说，当他一层层打开棺木的时候，他的心里能强烈感觉到几千年前在这个大沙丘上举行的庄严肃穆的葬礼：风在天空中呼啸，阳光像一支支金箭射向大地，塔克拉玛干空旷无比，天地间只有小河墓地的沙丘高高突起。人们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将巨大的胡杨树立起，一头头健壮的牛被宰杀，血浆喷涌，鲜红无比。流淌着的沙子被人以坚强的意志堆积起来，堆成一个高高的沙山，似乎只有这样，人才可以更接近神圣的天宇。

更难以想象的是，通高四到六米的木柱的红色竟然不是木柱放倒再漆上去，或者从低处向高处逐渐涂上去的，而是柱子立在那里，从柱顶将红色浇注下来，因为考古学家在柱子上发现了红颜色从高处向下流动的痕迹。那么高的柱子，人们是用什么方式浇下来？是搭一座高大的架子吗？当红色从高向下泼洒而下，当红色染红天际的时候，墓地上那些